

# 今日評論

第三卷第二十五期

時評

鄂西軍事(平)

日會越南(端)

美國積極擴軍(予)

抗戰建國之最高原則

甚麼是中國文化底出路

法國崩潰後的歐戰

學生入黨問題

吳之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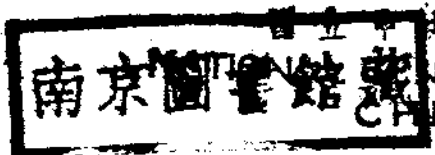
伍啓元

錢端升

潘光旦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時評

## 鄂西軍事

鄂西豫北的軍事，自五月初大規模接觸以來，轉瞬快滿兩月。這兩月中，敵人頗知再接再厲。襄樊失敗後，又復捲土重來，向鄂西猛進，致沙市荊宜，相繼失陷。當敵人在襄樊一帶奔竄之時，且傷害了我集團軍總司令忠勇的張自忠將軍。然而敵人得勝勝利了麼？敵人沒有得到；依現勢推測，也未遠得不到。

何以故？因為此次豫鄂之戰和過去年半中各大戰役性質不同。過去數戰役，如隨縣，如湘北，如膠濟，敵人意在得地。因為志在得地，所以得不了也無所謂。此次戰役，其始末或也為得地，但最近則其性質轉變。敵人鑒於希特勒閃電戰的成功，頗想下宜昌而威脅重慶。此所以敵人在鄂西猛進之時，也就是敵機在重慶狂襲之日。其用意無非要嚇倒我們。無如我方軍心心理極鎮定，而鄂西軍事也在轉敗為勝。敵既未能取當陽山，沙市也克復，即宜昌本身也仍在陣爭奪中。無論宜昌誰屬，敵之無力作閃電戰，不能作閃電戰，已經明而且顯。敵人之所以驚心反類犬，就因敵人已屆衰頹之年。敵人之不能成功，就是敵人失敗的徵象，當世界大勢日趨惡劣之日，而我獨能漸佔優勢，這是深足以安慰我們，鼓勵我們，甚且加強全世界民主勢力的抗戰意志的。(平)

## 日脅越南

自從巴黎會議以後，日人趁火打劫，向越南政府多方威脅。先由廣州日軍人發言人發言。法如，停止滇越鐵路之軍事，則日將考慮可以促法停運的辦法；繼由東京外務省人拍手叫好，唱了一曲贊歌。越南政府懼於日威，最近遂停止滇越路一切客運與貨運，以示信於日人。同時，為防止日人登陸起見，在西貢，金蘭，海防等處，法人且在進行若干種建造及拆毀的工程。

越南而外，上海法租界公共租界及香港，在此法法戰事之時，當亦可

發生問題。各種謠言，不是說日，將如何如何，便是說英法及中將採如何如何的措置，於是便紛至沓來。如果仔細一查，則大部分的謠言都是不經之談，大可不加理會。

日人之想趁火打劫本為當然之事，絲毫不足驚訝。但是日人除了空囂而外，是否敢真正動手，頗值得考慮。遠東英法等國的屬地甚多，其中要以荷印為最富，對日也最有用。日人雖思染指已久，而一扼於荷印的實力，再礙於美國的聲明，至今不敢動手。香港政府及越南政府俱為日人所切齒痛恨的政權，香港及越南又久為日人所垂涎。第因英法尚有若干兵力，日亦未敢動手。由此看來，中日三年之戰雖已使日本怯而且餒，不敢輕動。二十日日華北駐屯軍之開放天津英法租界，可為日本不敢多生事端的一證。因此，我們敢勸告國人，努力抗建工作，而不可輕信謠言，相驚似有。

但日人縱不敢輕動，我們確不能無防。我縱不能代英國守香港，我却可助法人守越南。如果日人萬一進佔越南，則我亦唯有派大軍入越，協助法軍防守。我愈是有備，敵人愈不能輕進，也愈不敢輕進。這種預備工作，想我軍事當局必已早有計劃。

同時，我們更望英法當局對於日人的威脅能處之以鎮定，且臨之以正義。英日天津協定對於英國是不榮譽的，而且建築在已被唾棄的一級地一基礎之上，故無基礎可言，難期永久。法國對日的讓步更無聊。法人的用意在全越南，但其結果只有害了中國復害自己。害中國者，使中國不易得軍火。害自己者，使日人敢於得寸進寸，得尺進尺。日人現正以威脅越南者威嚇緬甸，但我們深望緬甸政府較有遠見，不蹈越南政府的覆轍。美政府方以斯汀生及諾克斯為陸海軍部長。此二人皆共和黨中反對孤立，主張制裁侵略者的領袖。他們的入閣是美政府政策強化的先聲。英法也該膽壯些了罷。(端)

## 美國積極擴軍

蔣委員長十七日在中央紀念週演詞中有云：「最近幾週，因為歐戰的緊張，使美國擴軍案，在他國國會得以通過，同時禁運問題，亦已開始進行，這件事無論直接間接，對於我們中國的抗戰，是有莫大的影響。」又說：「美國的擴軍與禁運各案的通過以後，可以說已經決定了遠東的前途，亦已決定了我們抗戰最後勝利。」從這幾句話可見此時美國充實國防，雖然針對着歐洲情勢而發，而事實上目的是在對遠東負起更重的責任。尤其在目前英法軍事着着失利之時，美國的確成了全世界的安定力，自身實不得不積極加強實力，使窮兵黷武者有所憚忌。這點全美國人都應認清的。

依據羅斯福總統的計劃，經費已大大地增加了，跟着局勢的推進，一定會不斷地膨脹着。最近消息傳稱，美國參議院海軍委員會，通過了史塔克擴充

## 抗戰建國之最高原則

歐戰到今天還沒有決定的軍事結果，但已有決定的文化意義。交戰的雙方領袖，英與德，都是世界上工業化最深的國家，此其一。交戰國之一方，能於短期之內養成實力，使對方的海洋天險失去效用；以五年的預備破壞對方八百餘年以來未曾動搖的國防；其所憑藉以養成此種實力的是甚麼？此其二。戰事爆發以來，一切活動均以超速度行之；行軍的速度是戰史上未曾有的；攻陷城池，毀滅國家之速，亦是前所未有的。吾人習慣之速度標準已經破壞。此其三。兵器，兵法，與大軍之運用，廢棄傳統之觀念，採取新的戰略；海陸空軍之攻守，顯然在戰略上已經發生極大之變更。英國前海相邱吉爾會云：「此次戰爭與上次大戰不同，吾人屢以之相提並論實屬無益」，此其四。在德軍壓倒荷比侵入法國之一週內，舉世驚心動魄，其震動之情形為歷史所未有。此種劇烈地變動如果成功，則不但在世界政治，外交，軍事上發生無比之影響，即人類生活之其他方面亦均不免。故歐戰無論最後

海軍案，計增加海軍經費四十萬萬元。以美國經濟之充裕，傾力於擴張軍備，將來總有一天予侵略者以最大的打擊。所以適於歐洲及遠東戰事加緊之時，美國積極擴充軍備，其意義之重大，自不待言而知。

美國因為英法軍事失利，對歐戰的態度更趨積極，除了給予同盟軍以最大的物質援助外，又從事於已闕的擴軍，無非是表示準備以實力恢復世界秩序的決心。在遠東，危害世界和平的禍首，無疑地是日本，它乘歐局之不寧，想挾德義以制英法，作斷絕中國外援的種種嘗試。此時實際上祇有美國，能予日寇以較有效力的遏制。所以我們希望美國除積極擴軍外，更進一步而實行禁運，因為從事擴軍而不施禁運，何異仍不加強侵略者威脅美國的力量，那麼，擴軍便要失掉應有的効用了。（予）

吳之椿

勝負屬誰，此種決定的文化意義是空前的。

此種意義對於中國之前途，將發生如何的影響？中國雖距歐洲戰場甚遠，但中國生存於國際之內，而不在世界之外；其所受之影響必間接而廣泛，深刻而迅速。我們對於這種大問題，不應該看為是杞人憂天，或者是過於遙遠。二十一條的時候，如果我們肯思索這種大題目，又肯努力實行我們思慮所得的結論而從事未雨綢繆，中國今日決不是這樣的局面，也許這種局面根本不會發生。中國今日一面遭逢着歷史未有的對日抗戰局面，一面又受着歐戰所發生的空前的影響，故其前途之命運，已非所謂百年大計的空話所能奏效。問題是緊迫，時間是短促，中國如果要維持基本條件的獨立國資格，在今後二十年之內應該做些甚麼工作？

為甚麼提出二十年的時間限制？其中實有重大理由。我們對於國家建設素習慣用的時間標準是農業社會的標準。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編是農業

南京圖書館藏

社會的彩色，亦是此種社會所通過的比價。一個工業社會的時間標準就不能如此優闊。例如建一艘大戰艦或樹立一空軍，若以十年為期，未成功即已陳腐不堪臨陣了。現時工業社會的一般建設，無論在那一方面，其時間標準約需三五年必須如期觀成。農業社會的速度是植物的速度，必須利用時間以求成熟，工業社會的速度是機器的速度，必須爭取時間以求制勝。中國之尚為農業國是一般公認的事實，所以幾十年來中國的進步非常之緩，每遇國家大危機，總感覺到國力不充實，無法應付。但一國建設的時間標準，不能完全為其本身所決定，而大半要受四週環境，其他國家的時間標準之支配。在國際的競爭場中，猶如在運動競賽場中，其速度皆以最速者為標準。如果不密切注意其他競爭者之速度，而僅注意自己之速度，其結果未有不歸於淘汰的。中國今日必須與其他國家爭生存，而與之爭者多屬工業社會的國家，這是目前中國問題的核心。一十年生聚，十年教養，這一個純粹農業社會的觀念，非今日已成爲一般國家所不敢享受的奢侈品了。

中國歷史上有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說，大抵一治一亂的週期，多屬三五百年，少則數十餘年。此種週期之長短畢竟是相對於社會上之各種文化因素，而非神秘的。試觀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近代史，此點極爲明瞭。就大體上言之，西歐的國家自一八六〇年以後，美國自一八八〇年以後，日本自甲午以後，工業化的結果達到成熟；自二十世紀以來此種情形益爲顯著。自此以後，凡屬有工業能力的國家，勢力雄厚，破壞與建設的速度，突飛猛進，非農業國家所能抗衡，與農業國家形成兩個世界。此種工業國家每經一次大戰與破壞，亦必能迅速復興，而復興所需之時間，大抵不出二三十年。在此時期國力方面不但恢復舊觀，並且較前益加充實。一八七一年普法戰後，德國固然是國力增強。但法國的國力在十九世紀的末年也恢復到對舊敵有特無恐的形勢；到一九一四年亦就把握機會挺身復仇。一九一八年德軍屈服的結果，不但海陸空軍根本取消，並且擔負了歷史未有的賠款與割地，總算降到十八層地獄去了。但在短短的二十年之內，若從凡爾賽和約算起，在短短的

五年之內，若從納粹黨當權算起，德國不但能重整旗鼓與英法再決雌雄，並且幾有壓倒英法之勢。這個根本原因，當然因爲德國是工業國，以工業國的運籌處心積慮志切復仇；德國工業化的程度，僅次於英。但因制勝機先所以後來居上。因爲凡爾賽和約，雖然取消了德國當時一切的武器，但不會也不能取消德國製造海陸空武器所憑藉的機器設備，工業人材，與科學知識。所以納粹黨自秉政以來，能够於二三年之內在空軍，戰車，等新式兵器上造成對英法無比之優勢。自然英德兩軍最後的勝負尙不可知，而造成今日兩方局勢的不僅軍備，但德方所以能以超速度恢復並增進國力的，是憑藉其工業，這是對於農業國的一個歷史的教訓。

中日間的局而恰是英德關係的一個反面對照。甲午以後日本踏上近代工業之路；其財富，資源，海軍，亦因之而有激增之進步；雖其間外交上得力於日英同盟，商業上在上次歐戰時有意外之收穫，然此乃其猛進中附帶之現象而非其主要原因。中國方面自甲午後從事於根本改造，辛亥革命是其綱領；雖其間吃虧於日英同盟，歐戰，及歷年內亂，然此亦係附帶現象而非其綱領進之主要原因。在中日兩方區別其進步緩疾之主要原因，爲日方之工業化之程度較深，中國之工業化之程度極淺。故在此時期同一事態每爲日本之利，亦即爲中國之害，日英同盟，歐戰其最著者。論者謂甲午時代中國海軍非特在數量上不在日本之下，且或過之，兩國當時一般國力之比較或亦相近當時一戰之勝敗，實不足以產生其後兩國國力之懸殊，與進步之疾徐，普法戰後之法國即其一例。惟中國一方面，長久躑躅於農業社會狀態之中，故與日本較，在甲午或差毫釐，在以後遂差千里。近年來之進步，無論在教育，交通，衛生，建設各方面，如以本國之現狀爲標準，以今比昔，則進步甚速；如以他國之現狀爲標準，以此例彼，則進步甚慢。此中之根本原因，在中國方面，國力增進之速度爲農業之速度，植物之速度；在日本方面，國力增進之速度爲工業之速度，機器之速度。植物的速度是平均的有恆的，機器的速度是果進的，突進的。中國的農民總數尙徘徊於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至八十五

少，而日本之比例則已約略達到百分之六十之境地；但實際日本之工業能力比之中國當超過兩倍甚遠。似可斷言。

近代國力之發展或恢復，在物質方面，既決定於其工業化程度之深淺，其工業化包含工業設備，工業人材，與科學知識，而其發展或恢復之速率爲變動的，累進的。但在人力，養與補充方面則須決定於人類生物學之速率。現時人類發育尚無方法縮短其成熟所需之年齡。大體言之此項年齡不得少於一般社會所規定之法定年齡，即十六歲至二十歲。一般社會認爲到此年齡可以負責之行爲，在平時能夠在社會上獨立活動，在戰時能夠並且應該執干戈以衛社稷。大抵軍備愈進步，愈專門，其所需於兵員生理上之資格亦愈嚴。老弱體弱於行伍在昔日間或有之，在今日極難容其存在。今日之軍備高度專門化，故航空兵員之投考資格在年齡不得少於十七歲。此種軍備專門化，機器化，今日且有擴大之趨勢；行見今次歐戰未結束以前，各國陸軍將無一部不配自動武器，亦屬可能。戰爭在今日仍爲人類選擇或競爭之一種方式。其所需之人力亦爲體力與生理方面效能最大之時期。一國在一代之中能參加兩次大戰者，歷史上所少見。由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約爲兩代之關係；而其中間相隔之年齡，非不欲少於二十年，實以限於人類成熟所需之時間不能少於二十年。上次歐戰退伍之士兵今日已達四五十之年，不合於第一線服務；其高級將領，幹部，與政治家，類皆物化多年或已達高齡。今日歐戰雙方之人力大體是上次歐戰士兵之子弟。且此問題尙有心理之一方面不容忽視。現代戰爭爲一種與火之地獄經驗，不復含有農業社會戰爭中武士生活之詩意。凡曾經領略此種地獄經驗之士兵，對戰爭類皆抱恐怖憎惡之心理，故四五十歲之退伍士兵，既過好壯之年，在心理上亦不堪驅之重臨戰場。至下一代興起，對戰爭之恐怖憎惡心理，既因時代遷移而消失，又正值血氣方剛好勇鬥狠之年齡，對於戰爭之心理乃爲之一變。加以政府有計劃之宣傳倡導，遂益堅其冒險同仇命疆場之信念。近年來整軍經武之國家，無不注意於少年運動，此中動機極不純潔，德義其最著者。故生理之代謝與心理

之改造，爲人力養成之重要因素，約在二十年可以完成。其他如社會疲乏之恢復，戰後新局勢之安定，外交之佈置，軍實之補充，約略經過二十年亦可就緒，於是戰爭再起。法國人每謂其國家與德國每隔二三十年必大戰一次。一九一八年之冬至一九三九年之秋，恰爲二十年之光陰，此非偶然之現象亦非神秘之運數，而有其物質的人力的因素，無法避免。

賴特教授Quincy Wright於其所著之戰爭之原因與和平之條件(Cause of War and Conditions of Peace)一書中統計一六〇〇至一九〇〇之三年間歐洲戰爭，指出大戰役有結果於五十年一週期之趨勢；此可以代表一般根據統計而發之抽象論斷。實際上二七六〇年以後之歐洲社會，與工業革命以前之社會，截然不同。今日之社會爲高速度之工業社會，故大戰役結果之週期，將遠較五十年爲短。今日世界一體，在無隔離之狀況下，任何一國之活動皆不能逃脫此高速度之影響。如遇一農業國與一工業國發生接觸，無論其爲和平的，或爲武裝的接觸，則決定其速度者，非以次速而以最速爲標準。今日中日兩國間之形勢正是如此。吾人對於今日之中日戰爭，每以宋末明末之往事相譬，在道德上固應如此。但吾人今日所遭遇之局勢遠非宋末明末之比而爲空前之局勢。就大體言之，昔日爲游牧之部落侵入安定之農業社會，而掠其財富，今日爲工業國家侵入農業國家，而企圖夷之爲附屬之田園。在昔日農業社會狀態之下，一國戰敗，如果尙有天險可資憑藉，尙可造成偏安局面以相持，而徐圖恢復。今日世界上之四大天險，爲氣候，沙漠，海洋，山岳；至川河已不能阻止重兵器之渡過。氣候如義大利之於阿比西尼亞，沙漠如英法之於沙哈拉，海洋如德國現時之威魯英海峽，皆證明其天險之不足恃。所餘者爲山岳，亦爲幫助中國支持抗戰之一重要因素。山岳與地勢在軍事上之價值，或尙有長短時日之存在，但其本身實無絕對可恃之性質。一種天險之可恃與否，畢竟相對於文化因素與進攻之工具而爲決定。今次歐戰對於此點已有無可駁復之證明；八百餘年以來英國海洋天險，輔以無匹之海軍，今已於傾刻之間，因進攻工具之進步，失其所恃。如謂中國山岳

天險今後必可長存，實爲絕無把握之設想。今日中國之局勢非不同於宋末明末，日亦不同於甲午；猶之西歐局勢非不同於一八七一且亦不同於一九一四至一八。此兩種不同之局勢相通，而皆由於具有世界性之因素。故中日之局面由於此種因素，容長久相持不決；中國苟非全部獲勝，必不能歸於而安，殆可作爲定論。萬一中日戰事因外交上之複雜關係演成無結局之結局，必由於日方之不得已，與中國之無能力。日方必於休戰之後，埋頭於國力之恢復，軍備之整理，以圖再舉。且亦必能憑藉其遠較雄厚之工業能力，參以現時歐戰之經驗，於二十年或更短之時期以內，造成對中國無可比擬之絕對優勢，而重來侵略。此種優勢將壓倒一切，正如荷蘭，比利時以百萬雄兵數日之內屈服於德；亦正如荷蘭軍總司令於屈服時所宣言，「一切抵抗均無裨益」。屆時結果之悲慘恐怖亦必遠非今日之所能想像。

今後之二十年爲中國最後之機會，在中國之國運上有超越一切之絕對性。中國今日如果尚有此最後之機會，必有賴於回天之手腕。吾人今日決不容許日本戰勝；但如欲戰勝日本亦決不能僥倖成功，而必須把握時間，於最多二十年之內完成最低限度之國防建設計劃。此項國防建設計劃必須先立中心綱領；此項綱領中必以（一）建立工業；（二）普及義務教育；（三）提高學術與研究爲首要事項。在建立工業方面，吾人至少必須達到與四週強鄰之工業能力相等之均勢。惟有均勢始能相持，惟均勢能制勝，此乃中國建

## 甚麼是中國文化底出路

「甚麼是中國文化底出路？」

對於這個問題，曾見過各種不同的答案。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種，即（一）中國文化論，（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理論，和（三）西洋文化論。我們認爲這三種理論都有它底困難，我們願意分別加以論述。

「中國文化論」者以爲中國文化底唯一出路就是保持中國固有的文化。

立工業必備之條件。在普及義務教育與提高學術與研究方面亦應確立標準；限期完成。此三大政之詳細討論非本文篇幅之所許可；但有可得而言者，此三大政一經完成必能使中國社會爲之改觀，中國國勢爲之穩定。其他方面之軍事，交通，金融，外交，農業等等，皆當依此中心綱領精神之所寄託與明文之所規定與首要之三大政而聯繫，步步實施，尅期觀成。中國之建設近自國民政府從南京算起，根本毛病在無支配個別計劃之中心綱領，無確切與近期之目標，以致演成各自爲政軍大浪費，與標的散漫之流弊。今後之中心綱領，應以二十年內之國防爲目標。一切違反此項目標及與之無關係之事業應停止，一切與此項目標無補或僅有間接裨益之事業，雖可暫高生活，亦只許維持現狀或予核減。合乎此目標者厲行之，違乎此目標者廢除之。私人事業亦應限制於中心綱領所指示之事業而禁止製造與之無關之物品。公私方面之經濟，財力，人力，時間皆須絕對遵照此中心綱領，集中於其所規定之事業，依限完成之。而現行之行政機構，各種公私事業之科目與內容，極須徹底改革以應需要。中國今日之國防在建設，時間上應拋棄百年大計之謬語，在空間上應避免百廢俱舉之陳言。必須縮短時間，縮近目標，以激進之方法完成之。中國今日雖已奮發有爲，但尚未爲空前之努力。吾人今既遭遇空前之局勢，必須以旋轉乾坤之努力，厲行激烈之改革，於最多二十年光陰之內，完成其他國家百年所完成之事業。

伍啓元

自他們看來，就是在我們遭遇着外人侵略時，我們也不應因爲抵抗外來的侵略而拋開自己民族底固有精神，自己民族底固有文化，他們拒絕接受西洋文化，認爲中國文化自有其偉大的地方，我們是不應捨棄原有的文化而採取西洋文化的。

我們認爲這種理論有兩個大的困難。第一，「中國文化」，或「中國固

有文化」的一個名詞，其本身底含義本來就不很明確。在中國，正如在任何其他社會一樣，社會是無時不在變遷着。文化無時不在演進中，而生活底樣法或人生的態度也都是因時因地而不同；我們不能提出一個時代或一個地方底文化，說它是中國文化之代表。例如我們說清末底文化可以代表「中國底文化」嗎？難道清末那些官場腐敗和社會黑暗的景象也是中國文化論者所追求的理想嗎？事實上不但清末底文化不能代表中國文化論者所追求的中國文化，就是任何其他時期底文化，都不是他們所憧憬的中國文化。因此所謂「中國文化」就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它只抽象地代表中國士大夫階級底理想社會底精華，它只抽象地代表中國人一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中最精彩的部分。但甚麼是中國士大夫階級底理想社會？甚麼是中國人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底最精彩部份？對於這個問題中國文化論者底意見就不能一致了。

「中國文化」一名詞底含義雖然不很明確，但它也絕不是一個空洞而沒有內容的名詞。就大多數中國文化論者底言論來說，我們可以替「中國文化」下如次的一個定義：

「中國文化或中國文化論者所憧憬的文化是指中國式的農村社會底文化底最精彩的一部份。」

我們並且可以說，只有在自主的中國式的農村社會才能產生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

假如我們對「中國文化」所下的定義是準確的話，則中國文化論便發生第二個困難。爲着要解釋這個困難我們最好先說明兩點：（一）文化問題與社會組織或民族生存等問題有極密切的關係，在不同的社會組織中，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人類底生活樣法或文化是必然會不同的。除了在一個自主國家底農村社會中，中國文化論者所追求的文化是永遠不會存在的。假使中華民族底生命不能保存，則中華民族將必淪落於殖民地的地位，而在殖民地式的農村社會中，將必無法產生中國文化論者所憧憬的文化。一個喪失了自由的民族，是無從享受「中國式」的愉快生活的。（二）但中國式的農業社會

是不能適應於現代的世界的。在戰爭武器已經發展到「高度機械化」的今日，一個農業國家是無法得到真正的獨立和自由的。

如果我們能承認上述的兩點，則中國文化論實包含一個矛盾。一方面中國文化論者主張我們應該保持一種農村社會的文化，而保持農村社會的文化是與維持國家民族底生存相衝突的。有些中國文化論者也能理解這一點，例如梁漱溟先生便主張「超脫乎一民族生命保存問題」，拋開救亡圖存的大題目不說，而努力於保存固有文化的工作。另一方面假使民族喪失了它底生命和自由，則他們底理想必無法實現。從這裏可見中國文化論實包含如次的一個矛盾：中國文化只有在自主的中國才有實現的可能，但中國文化的社會是無法在現代世界中維持自主的。

爲着要補救這種理論底缺陷，所以有「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理論發生。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人」對中國文化出路問題的主張是折衷的。他們以爲在道德、精神，及其他方面我們應該保持中國固有的辦法，但在技術（特別是國防技術）方面則非效法西洋不可。他們以爲中國因爲要救亡圖存，所以非在器械工藝方面效法西洋不可，至於其他方面他們以爲中國固有文化已經很好，已經沒有變更之必要了。這種思想不但在晚清很盛行，就是在民國以後也佔有重要的勢力。所有「中國本位文化運動」，尊孔運動，恢復中國舊道德運動等，都是一種「中學爲體」的運動；所有留學取士的制度，提倡理工輕視文化的運動等，都是一種「西學爲用」的運動。

我們對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理論也不能够贊同。我們認爲這種理論也有兩種困難。首先，這種理論底主張者根本忽略了體用不可分離的原則。正如賀麟先生所說，「體用必然合一，而不可分；凡用必包含其體，凡體必包含其用，無用即無體，無體即無用。」（見本刊三卷十六期）。凡以爲一個國家可以用一種文化做「體」而另一種文化做「用」的都是一種不通之論。例如妥協主義和中庸主義的思想就無法與科學的精確計算所包含的意識相調和，家族主義和親戚以舊主義的用人制度也無法與科學的管理方法相調



和。但沒有精確計算和科學管理就無法產生現代的工業，現代的軍隊，和現代的技術。同樣地，在一個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中，人類思想行為和生活樣法也必隨之而高度機械化，人類是無法再回到「中國式」的生活或再遵守「中國式」的倫理觀念了。

其次，「西學爲用」主義底倡導者根本不明白文化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不明白文化底各部門都有很密切的關係，這也是重大錯誤之一。從會左李張底洋務運動起，至近年來的提倡理工運動爲止，他們都以爲只要我們能够孤立地學會西洋人製造堅船利砲的方法，只要我們能够孤立地樹立中國底工業，中國便能自強，中國便可以自主地享有一種「中國文化」或中國本位文化了。事實上這種看法是不準確的。一個國家建國大業之完成，一種文化之樹立，是要各方面同時並進才能成功的。試舉一個例來說明：比方我們要發展我們底工業（包括軍需工業），我們絕不是只靠若干工程師或技術人員便能成功的。我們必要有專門的工業管理者和有良好的會計師，然後各工廠才能順利地進行。同時工業底成敗，一方面與金融機構有密切的關連，一方面與政治環境有很大的關係。金融事業不能與工業底發展相適應，則工業是無法順利進行的。同樣地，倘使政治底環境不良，法律底規定不完備，則工業底發展也必大受阻碍。因此要使工業能够發展，商業，金融，政治，法律種種人才都是不可缺少的。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治腐敗，社會黑暗，經濟破產的國家而能單獨發展工業的。

因此我們效法西洋時，我們絕不能單獨地選擇某種技術去效法的。爲着補救「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理論底缺點，所以有「西洋文化論」的產生。西洋文化論中最極端的就是「全盤西化論」。全盤西化論者以爲西洋一切都是好的，所以我們應該全盤接受西洋文化。就是西洋人接吻握手等習慣他們也以爲是「盡善盡美」，也是應該全盤接受的。

我們以爲全盤西化論雖然在某一個意義上可以糾正中國文化論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底理論底錯誤，但自整個來說，則全盤西化論底錯誤却遠較前兩

種理論爲大。全盤西化論底錯誤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全盤西化」或「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名詞本身就是不通。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接觸，只能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彼此同化，而絕不能「全盤接受」的。全盤西化論者完全忽略了社會制度和人類生活方式底情性，以爲一個國家可以完全拋開其原有的生活樣法和社會制度而全盤接受另一種新的文化，所以是完全錯誤的。中國無論怎樣地因爲生存的原故，不得不依照西方的模型來改造自己，但中國只能在中國原有社會文化之基礎上建樹起新文化，中國是無法憑空「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

第二，即使中國能够「全盤接受」一種新的文化，中國也無法全盤接受「西洋文化」。因爲西洋社會早就已經是一種相同的社會，在西方各國中已有幾種不同的文化。在第一次歐戰底前後，我們或者還可以用科學，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三大制度來代表西洋社會和文化。現在則在西洋國家中，除了民主主義之外還有獨裁主義，除了資本主義之外還有蘇維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人類底生活樣法和文化是絕對不相同的。假使我們要全盤西化，我們將要接受像英美那樣的「西洋文化」呢，還是像德意或蘇俄那樣的「西洋文化」呢？

西洋文化論中的全盤西化論雖然絕對錯誤，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所有主張吸收西洋文化的理論都完全是錯誤的理論。我們以爲中國文化底唯一出路，就是在中國現有的基礎上盡量吸收西洋文化底優點。首先，我們應該吸收或效法西洋底科學。科學是近代西洋人底最大的貢獻。到了現在的世界，誰能在科學上佔取優先的地位誰就可以在世界上佔取優先的地位。因此我們首先應該盡量使中國「科學化」。但「科學化」應作最廣義的解釋：我們說中國應該盡「科學化」，並不是說中國只要接受各種科學的發明，各種科學的技術。沒有合理主義的頭腦，沒有適宜於科學發展的社會環境，科學是沒有方法發達的。我們必要使各人底思維方法和社會之組織結構都能「科學化」，然後中國才能算是真正的科學化。



我除了應該「科學化」外，我們並且應該在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方面也取法西洋社會底優點。我們應該這樣做，共有兩個理由。第一，我們剛才已經說過，除了我們對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加以革新之外，我們是無法使中國真正科學化的。第二，中國原有的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不適合於現代的世界上，不能使中國在這個世界生存，所以非加以革新不可。

但革新底路向並不只一條，在這裏我們必要有所選擇。五四新文化運動底倡導者叫我們走「德謨克拉西」和資本主義的路，共產運底思想家叫我們走蘇維埃和馬克斯主義的路，有些傾向德義文化的人叫我們走獨裁制度和法西斯主義的路。英法走德謨克拉西和資本主義的路得到成功，俄國走蘇維埃主義的路得到成功，德義走法西斯主義的路得到成功；我們究竟應何去何從呢？關於這個問題，是應該特別加以考慮的。

總之，關於中國文化出路一問題，我們以為東方文化論者所指示的路是

## 法國崩潰後的歐戰

希特勒的閃電戰已大有成功。但最後的勝負則難分曉尙遠。這兩句話可以綜述歐戰進展到今日（六月二十一日）為止的情況。

德軍於四月八日侵入丹麥挪威，丹麥無抵抗，挪威無力抵抗，到了四月底英法聯軍自挪中撤退，挪威也可說完全落入德國手中。德軍於五月十日侵入荷比盧，除一舉而佔領盧森堡外，荷軍於五月十五日停戰，比王則於五月二十八日停戰。換言之，於十八日之內，德軍征服了荷比盧三國。德軍又於五月十四日侵入法境，佔色丹，二十二日抵海峽，五月杪獲大勝於佛蘭德斯，聯軍實力大損，六月五日再度進攻，十四日入巴黎，十六日法組員當新聞，向敵乞和。到今日，德法已進行停戰談判。無論德方所提條件是苛刻或是溫和，也無論盟軍內閣接收或拒絕此項條件，反正法國已失了抗敵的實力與意志，而希特勒閃電戰的成功與英法「坐戰」的失敗已是大著而特著。

一條死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理論底提倡者所提出的路是一條不通的路，全盤西化論者所說的路是一條不可能的路。我們唯一的生路，就是就現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盡量吸收現代科學和科學所產生的文化。至於我們在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方面應該吸收英法的文化，還是蘇俄的文化，還是德意的文化，還是其他文化，則是我們所應深加考慮的問題。但有一點我們可以斷言的，就是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是與吸收科學的文化不相調和。所以我們如要真正科學化，我們也非革新我們的社會組織和政治制度不可。

我們所說的只是一種很平凡的話，但任何真理都是平凡的。至於高呼保持中國固有文化，提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或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驟則在詞句方面似乎很不平凡，但都是錯誤的見解。

## 錢端升

然而希特勒是否可從此擊敗英國，囊括天下，則是另一問題。這要看致使英法失敗的原因是否繼續存在；這更要看有力左右戰局的美蘇兩大國今後採取何種政策何種步驟。

過去德之所以勝與英法之所以敗，有遠因，也有近因；有主因，也有輔因。原因甚多，但是歸結起來，俱是由於英法之未能基本認識希特勒及其政策。希特勒不是一個常人。他相信德意志民族是世上唯一的高等民族，而他自己又是這高等民族的唯一優良領袖。在這種狂妄的思想之下，德意志民族的膨脹是天經地義之事；最合理想的世界當然是德意志民族爲主，其餘民族爲奴的世界，就如古希臘人以其他民族如赫勞德（Helots）的情形。在這種狂妄的思想之下，他的獨裁是替天行道；最合理想的社會當然是全體德人（無論在身體上或在心靈上）悉供獨夫驅使的社會，其目的則在征服全世界。

。因英法多年來不認識希特勒，於是先之以看不厭，聽不厭，吃不厭，玩不厭的所謂「綏靖」政策。綏靖來，綏靖去，總其便宜由德國佔，而虧損歸英法或向恃法的小國損負。於是希特勒自信愈堅，力量愈大，而英法則威望日落。於是戰事爆發後，小國雖衷心親英法，而其行為則總是有利於德。他們或成了德國的供應者，或拒絕與英法作國防上的協商。倘使英法當年不採綏靖政策，而以全力擁護國聯，維護小國的安全，則各小國何至絲毫不能為英法之助？

又因英法基本不認識希特勒與德國主義的德國，所以自來即不能予德國新興的力量（無論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以準確的估計。邱吉爾等本認識較早，但邱吉爾的見解初不為英人所重。不要說在去年九月以前，英法常常將德國實力估計太低，已方實力估計太高，即在戰事開始以後，英法仍坐此病。美記者維拉德（Villard）去年秋間曾遊德數月。他在英美隨處告人，說德國實力甚強，戰事初期德獲勝的可能性極大。他並謂德將於五月一日開始進攻，德人且信七八月間可以結束戰事。他這種觀察自官能信之，而英法當局則無動於中。英法滿以為英之海軍可以制止德之海上活動，法之馬奇諾可以阻德西進，他們的一坐戰一及封鎖可以致德死命，所以即在去年九月以後，對於軍備的擴充仍然始終以暇，一點不着急，坐使德軍軍備之強在半載之內，更大倍於昔。

此次法之求和也是由於法國尚有一部分人不能認識希特勒的為人與國社主義的真面目。法國因自估太高，估敵太低，軍力不如人，軍器不如人，軍略也不如人，遂致有今日的慘敗。慘敗之後，流亡載道，軍心不振，欲禦強敵，勢本不易。但和之目的又是如何？為保存法國的元氣耶？則希特勒必不許。因為保存元氣的法國必可復仇。希特勒非畢斯麥，更非克勒蒙梭，希特勒之所能許給法國者只是保護地的地位。既然如此，則法國如不能在本土繼續作戰，則只有任德軍馳驅全國，佔領要害，而將可逃可避者，如海軍，如工廠，其避至屬地或美國，再舉義旗，繼續抵抗，猶如波荷之所為。倘不此

之為，而共和國政府正式向德求和，其結果必至法國名存實亡，盟國孤掌難鳴，歐洲從此統一於希特勒。這種道理，在我們看來，至極明顯。我們看得到而貝當等看不到者，還是因為貝當仍將希特勒當做畢斯麥一類的厲害人物而已。

依現在情勢而言，法之將單獨停戰單獨言和已成定局，很少問題。十八日希特勒與莫索里尼在慕尼黑相會，他們頗疑莫索里尼有英不停戰，則與法亦不停戰的主張。如果確有此種主張，則希特勒之允與法政府磋商停戰條件，即為希特勒急於先將法國完全解決的表示。現德法雙方既各派出停戰代表，開始談判，貝當又日日聲言法之不堪再戰，則法之將接受德之任行條件，也很少問題。現時之問題即：如德果要求法國海空軍與緊要殖民地（如北非，如越南）全部讓德或德之與國，法之海空軍及殖民地是否聽命問題。如果聽命，則英之單獨抗戰勢將益趨困難。如果不聽命，或自由歸英，或繼續與德作對，則德之征服法國自然只能有三層意義：一是法陸軍的消滅，二是英美的便利大增，三是封鎖的無望。

法之海空軍如歸英，法之主要殖民地如繼續對德維持作戰狀態，則英國所處的形勢自然較佳。但英國是否可以轉敗為勝，轉危為安，仍須看英人是否能自今日起，認清了希特勒的為人與德意志民族的真相，抱定不亡必勝。不勝必亡的決心，堅決抗戰下去。英人而外，我們還須看美人俄人是否能認識希特勒，是否能加緊準備工作，加希特勒以打擊。

英國在德佔捷克以前本是對德一貫的妥協。自去年三月中到戰事開始，政府雖云放棄綏靖政策，但張伯倫之輩仍未能完全改變其舊日所具的情感。即在歐戰開始以後，因對於希特勒及其德國缺乏認識，仍不知積極備戰，積極備戰是五月十日邱吉爾組織全國內閣之日開始。但英國內部現對希特勒的能力，德國的實力，以及兩者共同的野心，漸有真的認識；內部意見亦漸趨一致。去年九十月間主張和平的人今日也力主作戰。所以從意志上言，英國之須繼續作戰，可無問題。從利害上言，英國如單獨作戰，美蘇不予援助

，休養自多，但不難見其辦法。希特勒對英比對法更仇視。希特勒的雄心是統一全世界，實現亞歷山大及拿破崙的雄圖。要統一全世界，須自統一歐洲始。要統一歐洲，則英國勢必首在打倒之列。所以英國如欲與德言和，勢非交出海軍，停止空軍，并將工商業納入大德國的商軌之中不可。此當然不是英國之所能考慮。英國此時只能一面保護三島的安全，不任德軍侵入，並維持海上交通，以維持三島人民所需之食品，三島工業所需之原料，一面積極充實軍備，以作日後決勝之用。邱吉爾十九日的廣播，蓋一哀曲之言而不是宣傳濫調。

但是英國能維持三島的安全而不任德國侵入麼？能維持海上的交通而不被德義及或可加盟之日本的破壞麼？能一面抗戰一面增加軍備麼？這些問題的答復當然與美蘇兩國所採的政策與步驟有關。

德之將繼續攻英殆無疑義，因為此時如不夷英爲一無足重輕之國，甚或滅之亡之，則希特勒的大夢仍時時有被重振的加强的德國所攪亂之虞。且德國仍有被英戰敗的可能。此際爲英國最困難之時，希特勒如利用其優勢的陸空軍，自荷比法的海岸，由空軍掩護，以大批陸軍登陸，則英或難以抵抗。

## 學生入黨問題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的今日評論上有錢端升先生的一篇論黨的文字。黨是多年來難得有人討論的一個題目，不大有入討論的緣故大抵不出三個：一是不敢，怕罹法網；二是不便，怕得罪在黨裏的朋友；三是不屑，一部分的人也許因爲渴愛自由，也許因爲潛心學術，覺得犯不着討論。雖有此三不，事實上討論的人還是不少，不過只在口頭，不在筆頭罷了。在筆頭，黨終究成爲一個忌諱的題目。如今居然有人在筆頭上討論到它，並且討論到很周到，我不能不爲黨的前途與國家民族的將來慶幸。

根據先哲的遺訓與民族的經驗說話，黨當然不是一個好字眼，而黨字所

如德軍有一百萬人以上登陸，則英之敗北可期。如義大利的三軍能攻克馬爾太，直布羅陀，並進攻埃及北非及利凡特各國，則英之帝國亦有崩潰可能。此中最大關鍵，仍如德軍能否在不列顛登陸問題。我們固望英之三軍力足以阻德軍登陸，但英德間空軍的差別如不及早減小，則我們決不能說德軍決不能登陸。如何可以減少這差別呢？一是英之增軍。但這未免過於遲緩。二是美之助英。但除美以海陸軍軍用機借贈英國外，其他方法，如定購等等，亦過於遲緩。三是蘇聯助英，或自東對德作威脅的姿態，或借機於英。但這兩者的可能目前俱甚微小。

爲美蘇計，此時良應對英作急切的援助。英國單獨當德，固然不一定爲德所滅；但如英國做了第二法國，則蘇聯以西的歐洲，不是德之領土，便受德之保護。希特勒於擁有全歐之後，再稍加準備，則美蘇俱非其敵。美蘇如能真正認識希特勒，此時惟有一方力助英國，以防英國的淪亡，一方力增軍備，以作剷除希特勒之用。

我們不曉得美蘇兩國的領袖及人民，有多少已能認識希特勒，有多少尚未認識希特勒。目前局勢之所以混亂蓋即在此。

潘光旦

指的現象不是一個好現象。最古老的一部講政治的經書就說，無偏無黨，是道於蕩。孔子說，君子黨而不黨；孔子因爲讚魯昭公的關係，自己還接受過未能不黨的批評。後此關於不黨的議論不一而足，例如歐陽修的朋黨論。歷史上有過不少的時代吃過黨禍的虧，後如東漢的末年，唐代末年，北宋南宋，明代末年等等；其間儘有君子之黨，而不是小人之黨，黨的稱呼是反對的人加上去的，但對於當時的禍亂，多少總要負幾分責任。鄉黨之黨，原無所謂好壞，但珍域主義或地方主義一發達，黨同伐異的精神也就多了一種惡藉。孔子稱他的門徒們爲「吾黨小子」，那黨字也無所謂好壞，但後來學派日

多，各成門戶，出主入奴的風氣也就多了一種根據。無所謂好壞的黨也終於成爲壞的了。

當然今日所了解的黨有不能和舊時所了解的黨相提並論的地方，今日的治理論並且承認黨是一個萬不可少的現象；大學的課程裏不遺有一種政黨的課程麼？不過無論今昔，不說黨則已，否則它多少有培養珍城，門戶，派別的精神的危險，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在西洋，「黨」與「偏袒」兩個字還不是同一來源麼（Party, partizanship）？

有人以爲黨與偏也不一定永遠是壞的。人生與政治的經驗裏，往往有許多黨與偏的已成事實，他們認爲要糾正此種事實，也得用些黨與偏的手段，在求近功與速效的看來，更是非用不可；所謂矯枉的道理就是。這種見解也許有它的地位，也許有不少的地方可以適用；但就青年的教育一方面說，我以為這見地是無論如何站不住而不適用的。

我一向主張學生不入黨。十年來在筆頭上曾經說過不止一次。廬山談話之前，北平方面赴會的朋友，事前對預備提出的談話的題目，曾經有一度的商討，當時我提出的就是這個——「青年不入黨」。最近討論到「青年的社會思想」，「宣傳不是教育」，和「所謂教師的思想」等問題，不用說也和這題目有密切的關係。

學生不宜入黨，我以為可以從三方面來看：一是學生本身的發育，二是學校的行政，三是國家民族的前途。

國家教育青年，在着手之前，應當承認下列的三點。第一，我們不能不假定他是一個正發育而尚未成熟的人。第二，就方法說，我們要順應其天賦的本質和發育的自然順序，好比樹藝，切忌揠苗助長。第三，就目的說，儘管一個青年在材質上有所偏注，我們却不能不力求補偏救蔽，而期其終於變做一個健全與圓滿發展的成人。至於甚麼才算健全與圓滿的發展，我們至少可以引荀子的「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的兩句老話做一個標準。這三點是最基本的；我雖不學教育，我想專攻教育的人對此也不會持甚麼異議。

如今教學生入黨或類似黨的預備的團體，我以為對這三點是根本衝突的。一個黨與它所包括的團體，連同它的黨義黨綱在內，是一套圖圖，完整，與固定的東西，至少就黨的立場，不能不如此肯定，而一個在學生時代的青年却是富有流動性的，他對人生的一切尚在探尋，摸索，與實行心理學家所

稱嘗試與錯誤的方法之中；教它入黨與接受黨所包括的一切，其爲不智，豈不是和強勉尚在萌芽中的植物或尚在襁褓中的幼兒接受固體的肥料或營養品一般無二？約言之，就等於否認他是一個尚未成熟而正在發育的動物。

黨的擴展靠宣傳，宣傳所用的方法是灌輸，其爲強勉，有時候可以到一個生吞活剝的程度，這種方法的違反自然發育的順序與近揠苗助長，我以為在「宣傳不是教育」一稿裏已經討論到過，在此無須再說。

至於學生入黨違反「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的教育的目的，也是顯而易見的。一個人加入一個黨派，至少從黨內的立場看，似乎不但與以羣則和的原則不相反背，並且可以在這方面多得一些訓練。但也不盡然。黨內分化或黨內有派的事實告訴我們，一個黨實際所能做到的往往是表面上的同，而不是部分間的和，而同與和並不是一件事。至若黨外，那和字就更談不到了，對黨外無黨的人，既多少不免有幾分歧視，對黨外別有黨的人，此種歧視更可進而爲排擠，傾軋，以至於短兵相接的鬥爭。這種態度與行爲，即發自成年的人，從社會生活的大處看，已屬萬分不幸何況發之於尚在準備做人的青年學生呢？從一方面看，加入黨派的學生，我們相信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受了青年理想主義的驅使，他們切心於國家的再造，社會的革新，希望入黨與信奉一種主義之後，可以更快的實現他們的目的；不過從另一方面看，爲了增加課外活動的聲勢，爲了獲取一時的生活費用，爲了畢業後找出路的方便，因而入黨的，爲數也不在少，同時在黨的方面，也似乎很有一番有形無形的努力，來成全他們的願望。我們對一個經歷過這一類的「誘掖」功夫的青年學子，到成年與進入社會以後，要希望他能自立，能不因人成事，能取不傷廉，與不傷惠，遇到危機時，更能拿出不移，不淫，不屈的風骨來，是絕對不可能的。一二十年前，留美的中國學生中間，盛行所謂「兄弟會」的組織，我當時曾經從同樣的立場，加以評論，認爲此種連及朋黨的團體，於青年人格發展的健全有很大的妨礙，如今回想起來，當時我的評論，對兄弟會的會員容或失諸太苛，而對於近年來入黨的大學生，我以為倒足十分恰當。約而言之，因私利的誘引而入黨的青年是談不到「以獨則足」的。近年來的教育極言其所謂社會化，對「以羣則和」的鵠的多少還照顧得到，對「以獨則足」的鵠的，或自明，自強，不自欺，求諸己一類的原則，早已置諸度外，自學生入黨之風潮，比所馬的與原則的橫遭抹殺，便更有江河日下之勢了。不

過我們得了解，這對黨對己的兩大原則是相輔而行的，強想而行，求仁莫近，以獨不足，實際上也就不能配講以黨則和的人。

其次，就學校行政的立場說，學生入黨也是一個極不相宜的舉動。在這裏我不能不追敘我個人所親自經歷到的一些不幸的事實。自民革命軍北伐

將近到上海的時候，某國立大學和黨有聯絡的學生就騷動起來，在學生生活與行政上引起了不少的糾紛，到北伐軍進抵滬，這國立的大學就被市黨部強行接收去了，後來並沒有再開出來。過了一二年，大約正當清黨的時期，上海某私立大學竟受了所在地的區黨部之控制，一個在區黨部當委員的學生突然在學校裏面威作福起來，初則借升調之名，到各教授家檢查有無反黨的書籍，我的家裏也承蒙他光顧過，繼則張貼告示，博發指令，並且故意張貼在校長布告的旁邊，再繼竟與學校當局正面發生衝突，甚至對於副校長拍桌大罵，終於致副校長，文學院院長，和一部分文學院的教授，潔身引退；這大學到今日還在一個不振之中。在滬滬一帶，在另一個歷史很久的大學裏，一位很知名而受人愛敬的校長想把學校整頓一下，學風能新一下，辦法還沒有宣布，便因熱心黨務的學生鳴鼓而攻，灰心去職，同時引去的還有到任不及三日的社會科學院院長和一部分的教授，這個有悠久歷史的大學，從此呈一種支離破碎的局面，不到幾年，也就無形的消滅了。在北平，在抗戰前的三四年裏，各大學的學生都鬧着左右派的明爭暗鬥；各行政當局比較怕事的，自然是不斷的感到左右做人難，偶一舉措，自不免左支右絀，而不討好；比較負責而以行政事權統一與紀綱的整飭為第一義的，更不免心力交瘁。記得某大學的左右派學生，在慶祝蔣先生從西安脫險的那晚上，還打過一架，原來慶祝雖是全體的意志，不分左右，但慶祝的意義則左右小有不同，這一點小小的不同，就成為打架的導火線。事後學校當局不問左右，對打架者各處以應得的懲戒，而在右的一方，接着竟有最高的教育行政當局出來替他們說話，要學校收回懲戒的成命！這簡直是不成話。學校雖未遵命辦理，但黨派學生的氣焰之盛與此種氣焰的大有人在後面煽動，即此一例，已昭然若揭了。

中國舊有「真物能兩大」的原則，天無二日，民無二日之說就從這原則出來的。西洋的政治學也認「邦國內別有邦國」(Imperium in Imperio)是一件很切近的事。一個行政系統，不論大小，自有它的完整性與自主權，

假若這完整性隨時可因外力而破碎，自主權可因外力而消滅，那就乾脆不必有此系統。國家不辦學校則已，或雖辦而只承認黨辦的機能合法的存在則已，否則應當承認已往這一類從黨方面出發的干涉學校行政的行為是一大大錯誤，而應當痛加懺悔。如果真有懺悔的表示，應從明令各黨派不招學生黨員入手。

七七事變以來，情形是略有變動了。廬山談話會的召集，參政會的成立，近頃實行憲政的醞釀，以至於大學黨部直屬中央黨部一類辦法的修訂，抗戰所引起的一般必須的團結與合作的精神，等等，總算教育家的政治生活與此種生活的縮影的學校生活取得了暫時的小康。學生加入各黨各派的雖大有人在，但因這究是一個外禦其侮的時代，兄弟鬩牆之事還不多見，使學校行政當局還能安心於校務的整頓擴充。但誰都承認問題始終存在。形形色色的學生社團，滿目琳瑯的壁報，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斷的提醒我們，暗鬥的局面既未嘗一日間斷，而明爭的局面，可因國家大局的變遷，隨時爆發出來。這決不是一些聳聽的危言，而是凡屬關心學生生活的人都敢感而不忍講的話，一旦憲政實行，各政黨有公開活動與競爭的機會，而佔有政治優勢的黨更能持一種寬大的優容的態度以後，這局面自然可望改善，不過就目前目前的趨勢論，這希望一時怕還不易成為事實。即使成為事實，我根據上文第一個立場與下文第三個立場，依然認為學生不宜入黨。

復次，為國家民族的前途設想，學生入黨也是一件極不智的行為。清儒戴震在「原善」一文裏說，人之不盡其材，患二：曰私，曰蔽。私也者，其生於心為溺，發於政為黨，成於行為惡，見於事為悖為欺，其究為私己，蔽也者，其生於心為惑，發於政為偏，成於行為謬，見於事為僞為愚，其究為蔽己。戴氏這一段話，我以為不但適用於許多人，並且也適用於我們整個的民族。無論如何，我們民族的私的過病，是很多人已經公認的。不過私與蔽原是一件事，好比黨與偏也是一件事，所不同的是，私屬於情緒生活一方面，而蔽則屬於理智生活一方面；蔽是見事的私，私是用情的蔽。民族的私見於我們的社會生活，民族的蔽見於我們的文化生活。

中國家族制度的畸形發展，是私的最有力的表現，也是私的所以變本加厲的原因。由家族之私推而至於鄉黨之私，其結果是上文提到過的封建主義或地方主義。私的表現與所由附麗的事物，不一而足，但家族(包括

親串在內)與鄉土終究是最大的一個。國社會意識的薄弱，國家觀念的缺乏，法治精神的不足，直接終於全部可以推源到家族主義與地方主義上去，間接可以說完全是一個私字爲之厲階。

就文化生活說，情形也互復相似。荀子批評墨子之徒說他們蔽於天而不知人。而荀子以來我們民族的文化與理智生活的通病是蔽於人而不知天地爲何物。我們常罵人，說他不知天高地厚，其實中國的文化真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化。我們蔽於人，我們算是發展了一套比較像樣的倫理學或人生哲學，但結果我們沒有了科學，也沒有了很高深的超越人生的哲學；我們的文化始終是在那十分狹窄的人境裏討生活，並且是越討越狹窄，越討越窮愁潦倒。理智的蔽，其結果可以如此。

目前當務之急，也是所以奠定民族復興的基礎的第一要圖，無疑的是在力戒私與蔽的兩大通病，或一大通病的兩個方面，而尤其應從青年分子的身上做起。凡是足以有形無形的培養私與蔽的事物都應在戒除與避免之列。黨的組織與一種主義的傳播，也許是近代政治的必要條件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但我們希望，至少尚在學生時代的青年可以暫且豁免。近年以來，家族制度的權勢已遠不如前，地方觀念的威力也日見薄弱，這原是可以慶幸的，但上文已經說過，私的附屬的事物不限於家族與鄉土兩端；家族，鄉土，可以成爲培植私心的場合，黨派又何嘗不可以？自西洋學術的輸入，我們的一蔽於人」的痼疾也幸而漸有昭蘇之望，但我們應知一種主義的信奉，其足以蔽網人心，桎梏思想，或且更甚於以前「蔽於人」的傾向。

上文引嚴氏說，「私也者，發於政爲黨；蔽也者，發於政爲偏」，轉過來說，黨的政足以養私，偏的政足以養蔽。信如這種說法，我們爲民族的健全發展着想，特別是爲民族命脈所由寄託的青年着想，豈不是應竭力避免在人倫上足以養私的黨政，與在事理上足以養蔽的偏政？真要避免，第一件應做的事是教 生不加入任何黨派。

歸結上文，我們不妨再說幾句比較積極的話。今日青年學生最大的需要

，也未嘗不是任何時代青年人最大的需要，是身心的鍛鍊。身心的鍛鍊自有學校在。若認爲鍛鍊尚不足，我也認爲不足，則第一要務自是在充 學校。我雖主張學生時代不入黨，不信奉主義，我未嘗不承認他對民族的需要，民權的愛護，民生的承待改進，應當有充分的認識；要取得充分的認識，任何學生於分科之前，對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哲學與歷史，都應當打上相當的基礎，我更可以比較具體的提出，文法的學生應多習些自然科學，理工的學生應多習些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都應當比現在學校所規定必修的多得多。這是就心的鍛鍊一方說。至於身的一方面，一般體育的設備無疑的是尚待充實；若求意志的堅強化，生活的紀律化，則一般的體育課程尚嫌不夠，而應輔之以適當的軍事訓練與嚴格的軍事管理。大學的軍事訓練，自去年起，似乎已經取消，而軍事管理則雖有名無實。這一點是亟待糾正的。有了健全的身心而後，一個出學校的青年，便是一個健全的國民分子，抗戰可，建國亦可，爲增加建國的效力計。加入黨派可，不加入亦未嘗不可，就讓他就性情見地之所趨向，自決抉擇可矣。

### 今日評論 每星期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鳳儀街一號

總經理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一路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零售壹角訂閱全年四元半年二元

# 本期撰者

武漢大學吳之椿教授學問淵博，識見卓絕。可惜他多年不寫文章。此次他討論抗建的基本問題，頗可一矯時下浮誇的風氣與倖勝的心理，值得謀國者的深省。本期其他撰者均有文在本刊發表，為讀者所熟識。伍先生討論一個很大的問題，其態度至為客觀。潘先生論黨的立場是一貫的，也是針對近年來深重的流弊而發的。

本期為本卷末一期。下卷第一期當於七月七日出版。

## 刊本

期八十一第 卷三第

時評三則  
在朝與在野  
今日的財政與經濟  
改善戰區行政的幾個建議  
如何組織及管理蔗糖工廠  
石庭之夜

王翰愚  
錢端升  
谷宗濤  
洗子恩  
孫清

日五月五

## 刊本

期九十第 卷三第

時評三則  
褒奸與氣節  
論戰時的行政機構  
救濟滇西米荒  
談地畝  
戰地的春

羅文幹  
錢端升  
司叔俊  
楊克毅  
孫陵

日二十月五

## 刊本

期十二第 卷三第

時評三則  
今後的外交  
所謂教師的思想問題  
評定價格的原則  
患土地饑饉症者  
生活

錢端升  
潘光旦  
伍啓元  
費孝通  
木風

日九十月五

## 刊本

期一十二第 卷三第

時評三則  
論公開政權  
制憲與行憲  
從心理的觀點談第二次歐洲大戰  
一種典型

羅隆基  
錢端升  
陳雪屏  
江籟

日六十二月五

## 刊本

期二廿第 卷三第

時評三則  
通貨膨脹：質的一斑  
中立問題  
論設置國民大會議政會問題  
論書評  
大理之行

陳岱孫  
史國綱  
陳體強  
王佐良  
趙鳳階

日二月六

## 刊本

期三廿第 卷三第

時評三則  
論黨  
論軍人干政  
學校考試與會考問題之檢討  
榮辱分而知衣食足  
大理之行

錢端升  
王翰愚  
陳友松  
費孝通  
趙鳳階

日八月六

## 刊本

期四廿第 卷三第

時評三則  
日本參加歐戰問題  
論食污政治  
文字改革問題  
大學往何處去  
南洋移民 其鄉土社會（書評）

王冠中  
王翰愚  
佩絃  
錢端升  
潘光旦

日六十月六



## 本刊發售合訂本啓事

本刊各卷皆裝有合訂本，卷首附有目錄，查閱至便。零售每冊四元，全套（第一第二第三各卷共三冊）合售十元，存書無多，欲購者請早直接來函本社預約，爲荷。